

我國空軍長途飛行第一人黃毓沛

·黃國健口述，本社整理記錄·

死者默默，如果我不幫父親說話，不把父親曾經爲空軍、爲國家所做的一切說出來，我如何能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自己身爲人子的責任？

我是黃國健，已經是一腳踏入棺材，八十多歲的人了；回顧自己的一生，有什麼未了的心願與遺憾？那就是我父親黃毓沛忠勇愛國的事蹟未能讓世人所知。因此，我決定透過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把我父親、我敬重摯愛的父親的故事說出來，了卻我懸心多年的願望，也告慰父親在天之靈。

父親黃毓沛原籍廣東台山，誕於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（以下簡稱「加州」），家裡一共有八位兄弟，父親排行老四。雖然祖父黃廷幡在加州經商，但身爲華僑的他，從小克儉勤學，大部分的學業都在半工半讀中完成。

他與航空的近身接觸始於美國鐵士航空學校，考取後，他在學校裡研究設計工程，並取得飛行科畢業證書。時值第一次世界，他以美國公民身份應召入伍，受訓六個月後，前往法國參戰。未抵戰場，戰事便已告終，

他隨著部隊返美後，於民國十二年，在芝加哥創設三民飛機練習所，並邀請六弟，也就是我的六叔黃毓全擔任機械教師。

民國十五年，國民政府代表林森赴美出席太平洋會議，路經芝加哥時，父親親自駕機，在歡迎會場上升空表演。林森對父親培植中國籍飛行人才之壯志，大爲讚許，回國後，便派發電報給父親，力邀父親回到中國協助建立空軍。父親爲支持中國航空事業，便關掉苦心經營兩年的飛行學校，放棄美國國籍，帶著六叔回國加入軍隊。

父親雖生長於美國，但對中國的情感很深，祖父曾經帶著他展開回鄉尋根之旅，未料途中，祖父竟因病撒手人間。父親清楚記得客船上祖父的叮嚀：「要記住，我們是炎黃子孫，不能忘記故土，要記住回鄉的路。」這段經歷也讓父親自小就有了報效國家之志。

民國初年，歐美的航空工業正處於黃金時期，父親認爲中國圖強之道，非從航空建設入手不可，因此，他

進入鐵士航空學校，學習設計工程四年，飛行技術兩年，爲的就是籌辦飛行學校。父親是個說到做到，很務實、很有決心毅力的人，也因此在完成學業之後，真的就辦了芝加哥第一所華僑飛行訓練學校，專門培育華人飛行員。三民飛機練習所因私財辦學，創建初期，慘澹經營，僅有一架教練機，學生也只有七人；後來經過口耳相傳、名聲大開後，成了抗戰初期第一批華僑飛行員的搖籃基地。

與神州大陸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的美國華僑青年，因幼年均聽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戰況，人人內心對血脈相連的中國同胞懷抱著巨大的同情與悲憫。他們有相當一部分的人，家境優渥，甚至不乏富商豪門子弟，其中還包括同爲原籍台山的梅隆安、周蓉初、劉植炎、葉芬等人，他們得知父親辦飛行學校的消息後，蜂擁而至，跟隨父親學習飛行，並紛紛在祖國山河破碎之際，放棄似錦前程，不作他想，萬里歸國，貢獻所長。

回國父親加入國民革命軍，任廣東航空處飛行員，派赴蘇聯深造一年歸國後，任廣東軍事飛機學校教育處長，培育空軍健兒。民國十七年，爲進一步宣傳航空救國的理想並提高公眾對中國航空事業的重視，國民政府

舉行了中國航空史上第一次的長途飛行任務，機長張惠長、領航員楊官宇、機械員楊標，而擔任駕駛員的正是父親。那趟任務的成功，被盛譽「爲中國長途飛行開啓了新紀元」，而父親也成了中國駕駛完成長途飛行的第一人，媒體大肆報導，國民政府歡天喜地；然而，很少人知道鎂光燈背後的艱險。當時我國通訊設備不足，機上沒有無線電通訊裝備，無法掌握前站的天氣狀況，如遇突發性的惡劣天氣，只能憑藉自身技術與經驗應付；又加上沒有地面導航，全航線僅能憑藉領航員根據地面特點目測校正，其危險性之大可見一斑。然，包括父親在內的機組員們，仍不畏險阻、不負衆望，從廣州大沙頭機場起飛，由粵而漢而寧，完成了全程近六千公里，分段飛行總時間長達四十九小時的長程飛行，也因此父親被時人讚稱爲飛行家，處處受到熱烈歡迎。

當時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對父親倍加讚揚，特別授以國旗，要父親拿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飛到東北去，規勸張學良改換旗幟。父親受命後，直飛東北奉天，效命中央，不辱使命而返，獲得政府的大力嘉許。

民國二十年，父親升任軍政部航

空署航空第六隊長，參加剿匪之役，屢立戰功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會戰爆發，日軍進攻上海，投入航空母艦兩艘、飛機百餘架參與作戰，敵強我弱，且實力懸殊甚大，國民政府急調中央空軍奔赴上海參戰。父親時任航空第六隊長，農曆除夕、也就是二月五日清晨，第六隊從南京明故宮推進到上海虹橋，準備在當地加裝油彈、傳單後，前往市區內的敵軍陣地進行攻擊，不料遭遇日機，全隊九機即刻升入四千呎高空，向敵人發起攻擊。

這場淞滬會戰是父親心裡永遠的痛，因爲親弟弟黃毓全，在獲悉自己還在空中拚戰後，披掛上陣，駕駛 *Lincock III* 戰鬥機起飛迎敵；然，六叔黃毓全不知道的是，這架機稍早由印度籍隊員朱達先沖入敵陣戰鬥時，發生機槍卡彈，又加上人員已遭擊傷，不得不退出戰局，才會返場落地。

六叔報國心切，又加上亟欲助兄長一臂之力，竟駕駛尚未排除故障的戰鬥機奮起迎戰，由於鋼絲強度不夠，操作系統故障，肇致飛機離地不久，便失控墜毀，壯烈殉國，成爲中國空軍抗禦捐軀的第一人。當時，六叔才剛滿二十八歲，新婚不足二十天，且那

天還是我們中國人最熱鬧、最重要的除夕團圓日。六叔就此長眠，留下六姨悽苦一人，才經新婚大喜，便遭逢喪夫大悲，這叫身爲兄長的父親，如何不慟心憤鳴！

父親化悲痛爲力量，當時天氣密雲遮空，我機處於「以寡敵衆」之勢，父親決定採游擊戰術，命令機群散開，利用單機活動力，藉雲層之掩護，左衝右突，前攻後擊，一舉將敵機擊落三架，戰績赫赫。「一二八」淞滬會戰，中日空中的第一場較勁，我空軍開了「以少勝多」紀錄之先河。

其後父親調任杭州笕橋中央航空學校教育處處長、洛陽分校長，從事航空人才培養工作，爲中國培養航空人才和發展中國民航事業勞心勞力；也曾赴印度工作，協助中國軍隊運輸軍用物資，並轉戰駝峰航線。抗戰勝利後，父親參與組建大華航空公司，任機航組主任；後因故脫離空軍，於民國五十年病逝臺灣。

這就是我的父親黃毓沛，我敬重他、我仰慕他、我深愛著他，我把他的事蹟留在中華民國空軍的史冊裡，希望中華民國的飛行員們，別忘了，在你們之前，還有無數偉大的飛行員，就像我父親一樣，曾經爲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犧牲與奉獻。